

才子佳人传奇丛书

花月姻缘半生空

——
侯方域与李香君

王
谦
著



日
書
社

才子佳人传奇丛书

花月姻缘半生空

——侯方域与李香君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月姻缘半生空:侯方域与李香君/王谦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5
ISBN 7-5333-0826-3

I. 花… II. 王…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966 号

花月姻缘半生空

——侯方域与李香君

王 谦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2 插页 64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5000

ISBN 7 - 5333 - 0826 - 3

I·238 定价:6.00 元



天地间一条秦淮河，流呀流，流尽了几多男儿的薄幸情，漂尽了几多女子的无情恨，流不尽的，是与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同领风骚的儿女情怀。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雨打风吹，打不落、吹不尽千古才子情，悠悠女儿心。

六朝胜地南京，古称金陵。

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建都，传到太孙建文皇帝时，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夺了建文的天下，自立为皇帝，迁都于燕京，金陵号为留都，置六部尚书于此。此后，金陵就有了“南京”这个称呼。

明太祖开国之初，在南京贡院对面的秦淮河畔，建十六楼以处官妓，称为大院。他老人家曾赐以一联——

花
月
姻
緣
半
生
空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
添千秋佳话；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
是几辈痴人。

后来，秦淮两岸渐渐“繁荣娟盛”起来，大院也不再称大院，人们改称旧院。早年只为官府服务的官妓风流早已沦为往日的传说，繁荣后的秦淮河上装点风月的皆是私家的妓院。

在秦淮南边一带继大院而来的称为南曲，这里的女子们保持着旧习，主要是些清歌侑酒、陪侍筵宴的应酬，较少有灭烛留髡的事。

秦淮北边一带的妓家称北曲，多是肉帛交易，这里的男人女人们着重的是那床第上的实际内容。

几百年的秦淮河，留下了八个女子的名字：柳如是，李香君，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董小宛，这是记录在清代文人余怀《板桥杂记》中的“秦淮八艳”。当然，她们都是秦淮南曲的名妓。

李香君们花容月貌，冰雪才气，几个女儿身竟造就了那一时代的动人的文化景观。

古代名妓所擅长的诗文、书画、琴曲之类，这方面的





修养使她们在南曲中傲视群侪，她们在爱情上的取向更是超越了那一时代以及前后各时代女子的选择标准。她们用一颗女儿心与东林、复社中人论交，柳如是嫁与钱谦益，李香君与侯方域定交，卞玉京恋吴梅村，董小宛与冒襄生死相恋。金钱，地位，容貌呀，这些俗常择偶所看重的东西在她们眼里皆退居次位。

她们就是这样决定自己的爱情，她们青春无悔。当时人谓：“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在这里可作一注脚。

这本小书中，作者用笔用心去寻绎的，是“八艳”之一的李香君与明末四大名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之间的爱情故事。

一

这是明代崇祯十二年(1639)的秦淮河。

这些天，香艳秦淮河边临水而建的两长溜儿烟花妓院的姐儿、钨儿和风流嫖客们中间，争传着与盛名远播的媚香楼紧密相关的消息——

是李香君，李香君要受梳拢了！

梳拢，是妓女第一次接客的代称，又叫“上头”，办起来犹如良家的婚娶。未经梳拢的妓女，称作“清倌人”，而





在梳拢之后,就改称“红倌人”了。

要说妓院里的男女合欢之事,实在没有多少真情实事,不就是拿银子买声色之娱嘛。这“梳拢”倒是个例外,在品位高一些、凡事讲得起台面的妓家,它可算得上最神圣的仪式,特别是在秦淮旧院这样高消费的地方。身体已长成、尚保留处女之身的姑娘有了合意的男子,对方又花得起大价钱,妓家与嫖客双方便要张灯结彩、洞房花烛一番,像对八字呀,纳彩呀,定佳期呀,一样不少,看起来与凡俗人家的新婚并无二致。这样的极尽夸张之能事自然不无大用,当时的男女心理上多了几分刺激感,那“新郎君”的友人们会来热闹热闹,吃吃喜酒,闹闹新房,女子方面也有一些相交好的妓家姐妹来道贺呀,各赠私房首饰呀,这在卖身女子的一生中就多了几分纪念的意思。这一些都不必说,在这番吹吹打打的活动中的得利最实惠的其实还是妓家主人,不光是做了一回风光的广告,腰里多了几十几百两白银和珠宝,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一入娼门,整日价在声色风月场所讨皮肉生活,受梳拢是早晚必经之事。一般说来,这“梳拢”一词还是同那些够身价够艳丽的妓女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车载斗量之辈的残香贱玉们,即便是这人生破题儿头一遭,也往往是一个又粗又俗的说法“开苞”了事,那口气,那神色,不外是剥开一件农家作物的外皮尝到实惠一般草率、凑合。





就这样以皮肉作本钱、以声色事人的行当里，竟也这样分成个三六九等，真可令人仰天兴叹了。

说起李香君，在秦淮河的风月场上可是个响亮的名字，绝非通常娼妓可比，常在此处流连盘桓的风流客们有哪个不知这三个字的吸引力？那是香艳、绝妙佳人儿的代名词，是勾起人们下意识中风流销魂、欲醉欲仙之人生享乐极致的馋虫，一句话，那是秦淮河上绝色佳人中的上品、极品，在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中，有她的一席之地。

而在鸨儿的眼里又自不同，“李香君”三个字分明就是实实在在、大把大把沉甸甸的银子和珠玉啊。有多少家徐娘半老的鸨儿每天打量着调教着手下蓄养的雏妓，盼望着在她们中间有朝一日能出落成一两个媚香楼李香君那样又媚又艳的名妓，那时，自己这在风月场退居次席的昨日黄花也可算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了！

花
月
姻
缘
半
生
空



二

媚香楼在旧院。旧院前门对着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与贡院隔江相对。妓家比屋而居，一家家艳帜高张，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每至夜间，秦淮河中的画舫如火龙蜿蜒，衔尾蟠旋，河亭上下照耀如画，河中灯火与岸上河房相映成趣，更点缀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





象。溯河而上，至桃叶渡口，当春暖花开时候，尤为人声竞逐，君子丽人争渡为先。

当时的热闹情形在余怀的笔记作品中有如下记载——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春。或邀旬日之欢，或计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媚香楼的鸨母李贞丽一早起床，就吩咐丫环卷帘洒扫，客厅里燃起袅袅篆香。

对岸的杨柳已经吐绿，地上不知名的野花儿也仰起了大大小小的脸盘，仿佛要将蕴含了一冬的精气神儿一股脑地泄出来，参与到这大块的春色文章里去。靠得近些观看，兴许能听得见花苞噼噼啪啪挣开的声音哩。

她自己站在阳台，却渺无心绪。望着周围无尽的春色，心头有些着恼。

香君年已十六岁，正是所谓的碧玉破瓜之时，如果能够找到一位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名花有主，仙草生根，





方与香君的容貌、性情相配，同时也不负自己数年养育之心。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为自己的风月场经营作一成功的广告，往后艳帜高张，李家在这十里秦淮将是更大的名头。

李贞丽，字淡如，年轻时美艳风流，在秦淮一带颇有声名，和复社的几个著名人物极是要好。自己最出风头的时节，客人争传、缠头频添的情景，叫年纪老大的她今日想来犹有些怦然心动，胸间酥痒。其实，现时鸨母身分的她，正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时候，化妆之后，依然不减当年的丽姿，在她身上另有几分年轻风月女子所不具备的成熟之美。当然，脸上的粉一定涂得厚些，借以掩饰眼角、唇边出现的几丝乱纹。

从香君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尽管两人不是血缘上的母女，多年的朝从夕随，声气相接，无形间的感染和默契早已超过了通常居家的母女。她不能随随便便找个有钱的嫖客就把女儿的清洁之身给断送了。珍惜香君，也就是珍惜自己呀，她这样想着。

她约了自己的多年恩客杨龙友，打算同他商量一下香君的事情。这位杨老爷同媚香楼的关系不一般，在秦淮河的花营锦阵中叫得正响的李香君的名字当初还是他给取的。

等人的当儿，她的心又烦躁起来。腰间多金的风流





客中间，早有几位在觊觎着香君的美色了，只要她点下头，报个数，成堆的金银珠玉登时会送上媚香楼的案头，比孝敬亲娘老子还要殷勤三分。到了风月场上，这群人的鼻子真比狗鼻子还灵！她禁不住骂出声来：“呸，专闻鱼腥儿的猫鼻子！”

“哟，大清早的，秦淮河的风流班首骂谁呢？”

猛抬头，是自己约好的常年恩客杨龙友来了。

“呀，杨老爷这么早到了，有失远迎！”李贞丽连忙敛衽迎接，上前搀着他的一双肥手请进自己的客厅。

“春色恼人眠不得啊。贞丽贞丽，你看梅花落尽，天地间春色软软浓浓，好叫人孤枕难眠！”杨龙友在女人丰腴的肩上拍一把，口中发着牢骚。他早些年有些诗名和画名，做过一榜县令，目前免职在家，这位过气的才子心绪自然是慵懒散淡得很。

媚香楼楼上楼下都是五大间。楼下正中的三间是客厅，客人多的时候，便在这里招待。在两头的两个小房间是小厮、厨子之类粗作之人的下榻处。有单个的客人或是关系较密切的客人，李贞丽会领到楼上的房间。楼上的正中一大间是明间，宽敞豁亮。两头是两个套间，上首是女儿香君的香闺，下首是李贞丽的房间。

杨龙友一向只在李贞丽的房间盘桓、游乐。这次李贞丽搀着他的胳膊，径直领上了香君的妆楼。少女的春





闺自有些不同的气息，娇艳的盆花混和着室女的体香，使他的鼻腔有些异样的感觉，但毕竟是花营锦帐中混过多年的人，倒是四面粉壁上张挂的大幅的字画、小片的吟帖吸引了他更多的注意。李贞丽奉上空茶，见杨龙友看得有些入神，不便遽然打扰。

壁上多是些天下名士题赠给香君的诗词翰墨，不像普通的娼家把些略通笔墨的俗客那些附庸风雅的涂鸦纸片张贴得满坑满谷。踱着步挨幅吟哦一遍，连带着评判一番书法优劣，最后，杨龙友不满了。

“贞丽贞丽，想不到像张天如、夏彝仲这样的天下大名士都有题赠，我却没有片纸只字，说不过去，说不过去！”他对着李贞丽连连摇头。

李贞丽一面把茶盏送到他的手中，一面说：“香君有了些声名，还不多亏你杨老爷当初以妙名相赐！我这就喊她过来，面求你这大画师的题咏！”

说着，贞丽袅袅地到后面卧室去了。杨龙友又将壁上的题赠挑几首雅致的读了，自言自语道：“张溥张天如这等诗伯，我做不过他们，还是藏拙为好，倒不如涂几笔墨兰，既解我多日来欲动笔墨的想头，也替她多件点缀。”

一阵碎碎的脚步声从侧门传来，他回头一看，一位生得小巧玲珑、面目俊俏的少女已来到面前，口中称着杨老





爷，正向他行着万福。这就是当今艳名方炽的李香君，蛾眉杏目，琼瑶般温软可人的秀鼻下点缀着颗娇红的樱桃。头上的时样新髻、两颊的淡妆，更显出飘逸的风韵。

杨龙友看得有些出神，口中喃喃道：“我未回京时，就听人说什么‘秦淮八艳’，内中有香君的名字，两载不见，不曾想媚香楼的香君果然出色，如果不是对面相看，真叫我疑是天人了！”

“杨老爷夸奖，真是愧煞小女子了！”香君应声回道。

这边，李贞丽和香君已返身设好笔墨纸砚，请画师挥洒一番。杨龙友回过神来，拈笔在手，一眼瞥见书案一旁放着一卷画成尚未装裱的水墨，取开略一打量，高兴地说：“原来是蓝瑛蓝田叔的手笔，这画上的拳石虽仅几块，却甚见功力，正得古人所谓‘带润方燥’之致，果然不俗。杨某今日就借他这一幅，乘兴撇上几笔兰草好了——说起来，我与田叔也有八九年不见了。”

在他将纸铺平，伏身吮毫画兰的同时，一张嘴却不闲着：“香君，你可知为你取名香君出典何处？《左传》云，‘兰有国香，人服媚之’。以国香作称，身价立见，才配得上你的不凡容姿哪。‘服媚’二字，用俗话来说，就是人人爱用的意思。”

不大功夫，兰草写就，杨龙友在墨兰一侧落上题款：“崇祯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粲。贵筑





杨文骢。”贵筑是其郡望，文骢是他的本名。又从怀里取出名章，在款下满意地钤上。

李贞丽、香君连连抚掌叫好，杨龙友说：“哈，他日叫蓝田叔看了，不骂我佛头着粪才怪哩。”

贞丽对女儿说：“香君，杨老爷赏你墨宝，你何不将新学得的曲子唱两段来听听，犒劳一番？”

香君知道杨龙友不算是外人，也不作推阻，宛转莺喉，唱起《牡丹亭》中的一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茶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啁啾莺声溜的圆。

口里唱着，心头却翻腾起忧愁的波涛。想想自己桃花命薄，落入妓院之中，将来就要唱曲献艺卖身，任那一掷千金的公子王孙肆意揉搓玩弄，香君一阵掩抑不住的伤感。吐完最后一个字音，顾不得有客人在场，她低头转身走入里屋。

杨龙友听着，看着，又见香君走了，便对贞丽笑

花
月
姻
缘
半
生
空





道：“小妮子唱起《牡丹亭》，有了心事了。”

“不瞒你杨老爷，这算是扯到我请你来媚香楼的原由了。”贞丽给两人的茶盏续上新烧沸的雪水，认真地说。

杨龙友却不忙着接茬，口中问道：“香君可谓国色无双，技艺学得如此出色，着实难得。可不知是哪位清客教授她词曲？”

“说出来，你杨老爷也未必不知哩。”贞丽说，“他就是苏昆生，名气可不止这秦淮旧院哪。”

杨龙友哦了一声：“原来是他，果然是老相识！苏昆生本来姓周，原籍河南，曾寓居无锡，的确是曲中的名家，传授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最为拿手。”他呷了一口茶水，像是想起了什么，“噢，苏昆生这几年一向在阮大铖的院衙，怎的到了这秦淮河上？”

“苏师傅是个正义之士，前些年确在阮家待过，后见阮大铖充当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干儿子，不甘在阮家卑鄙处世，反觉得来秦楼楚馆作美人的教师也来得清高许多，这样子就到了我们这儿。这也该着香君得到一位好的师傅……”

杨龙友心里有些不乐，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干脆结束了这个话题。他问道：“方才说到要我来此的原由，到底是何事？”

于是，李贞丽将自己眼看香君年及破瓜，需要找一合





适之人梳枕的想法说了出来。

杨龙友略一思忖，拍了下巴掌，还未开口，倒先笑了。李贞丽心有不解，他眼睛闪了一下，道：“原来是做妈的要与女儿拉皮条哪，有趣得紧，有趣得紧！”

“杨老爷莫要笑，我们这风月场上的门户人家，就靠着以这身皮肉娱人来挣饭吃，同你们读书人那什么‘三更灯火五更鸡’寒窗苦读，专心为了博取个功名呀官位呀相比，看上去是一俗一雅，实际上还不都是以自己的本钱来娱人？”李贞丽举起右手，做势要打，“你杨老爷读书识理之人，说出那般浑话，该不该掌嘴？”

杨龙友止住笑，说：“老鸨母说起来尖刻，事情倒是你说的那个理儿。你还别说，目下还真就有这么个天下顶合适之人在那里等着呢。”

李贞丽住了手，催着他说出那人是谁。

“这人就是当今天下四公子之一，河南的侯朝宗啊。”杨龙友索性把侯朝宗的情况向李贞丽原原本本道来。

侯方域，字朝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生于河南归德府商丘县的世宦之家。祖父侯执蒲官至太常卿，父亲侯恂做过户部尚书，叔父侯恪曾任国子祭酒。这两代人为官清廉刚正，雅好诗文，更兼父亲、叔父又是东林党骨干，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不惜丢官破家，因此，商丘侯家在朝野的清正之士中素孚清望。





侯方域早年随父亲住在北京，曾师从名臣、书法名家倪元璐读书习字。他天赋异禀，气质不俗，倪师常对人说：老夫教过的学生虽多，像侯生这样的才情文章却为平生所仅见，得遇此生，亦是老夫晚年一大乐事。他断言侯生文章日后必定纵横天下。

长大之后，侯方域到东南交游。他才华超人，气度高迈，极受友人推重。不久，他成为当时影响遍及全国的著名社团——复社的一员。时人将侯方域、冒襄、方以智、陈贞慧并誉为“复社四公子”，一时间，人人引重，无不愿与之交往，侯方域之名不胫而走。四公子中，陈贞慧最年长，比方以智、冒襄大七岁，侯方域最年少，比陈贞慧小十四岁。

“侯公子数月前来金陵参加乡试，落闱之后，正与东南名士交往游历。我前数日遇见侯公子参加复社集会，与吴应箕、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诸人酒酣耳热之际，曾流露出要在此地征求名姝之意。像这等天生的才子，匹配佳人，两美相逢，正是一段美满姻缘！”

“这样的翩翩佳公子，肯来梳拢香君，正可使媚香楼愈加艳帜高张啊，也不枉我苦心培养女儿多年了。”李贞丽心情亢奋起来，伸出白藕般温润的双臂拥住杨龙友，在他腿上实实在在地亲了一记……口中犹自热情不减：“你杨老爷一定要玉成此事啊。”

